

热血忠魂

张传华
著

抗日名将张自忠传奇



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殺者
1790 380 取不上遠佈冲帶馬三
何因奔着以們最佳目標
我性此遠進去論作好作坏

一更求良心得料

公私利月有以力

况本

不計

中共党史出版社

热血忠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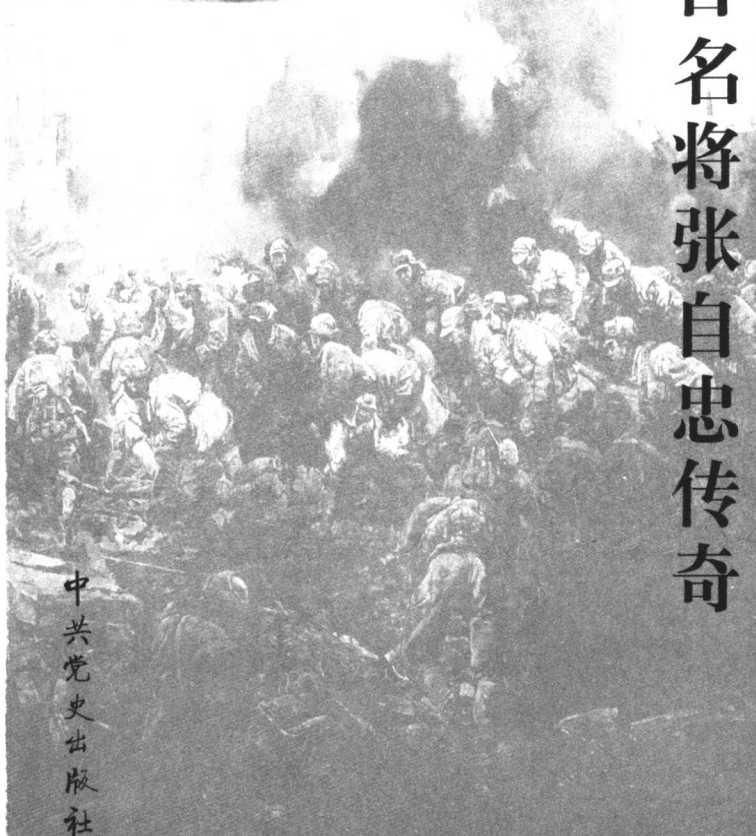
张传华

著

抗日名将张自忠传奇



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殺者
1790 取不上連係中帶馬三
何因奔着以們最佳之目標
我性比遠進去論作好作坏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血忠魂:抗日名将张自忠传奇/张传华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199-255-5

I. 热… II. 张… III. 张自忠(1891—1940)—生平事迹
IV.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729 号

书 名:热血忠魂——抗日名将张自忠传奇

作 者:张传华

责任编辑:王林育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10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255-5/K·195

定 价:20.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目 录

第一章 走出内战漩涡

参战途中·····	1
战中扬威·····	6
将计就计·····	10
军情瞬变·····	13
急转直下·····	21
走向晋南·····	25

第二章 义组二十九军

部将选主帅·····	33
义组二十九军·····	44

第三章 太行练兵

事变爆发·····	47
偃旗练兵·····	50

第四章 长城抗战

扩军备战·····	65
窥察日军·····	66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67

第五章	折冲平津	
	侥幸入平·····	85
	怒斥不良·····	95
	主持察津·····	105
	考察东瀛·····	111
	七七事变·····	119
	尴尬折冲·····	131
	履险出平·····	143
第六章	回军前后	
	军入低谷·····	153
	军长之言·····	167
第七章	战中义举	
	驰援临沂·····	171
	撤退断后·····	187
第八章	兵屯赤土坡	
	心系民众·····	195
	大家畷大捷·····	200
第九章	整顿补充	
	倡议修渠·····	213
	泪洒帷幄·····	216

第十章 东渡汉水

战将惜别·····	231
战端重开·····	240
催师追敌·····	251
小战梅家高庙·····	256

第十一章 血战南瓜店

蒋中敌计·····	261
壕中吃饭歌·····	271
石龙岗大拼杀·····	279
笑战杏仁山·····	288

第十二章 哀恸山河

军人民众哭·····	297
将军儿童哭·····	301
国共两党哭·····	310

第一章 走出内战漩涡

参战途中

1930年5月12日,炊烟袅袅,晨风习习。潜伏于马牧集东的蒋军第三师先锋营,奉命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搜索前进。转过绿荫如带的柳堤,突现一片黑压压的阎、冯联军。一阵相互断喝,顿时枪声大作,中原大战爆发。

蒋军武器精良,且有空军配合,所选的突击点又正是阎、冯联军最薄弱的软肋,激战两日,在这里的阎、冯联军的万选才、孙殿英部,逐渐不支,相继退入亳州与归德。蒋介石即令顾祝同、陈继承、陈诚等师乘胜进攻,他也于15日亲赴马牧集督战。适值这时,阎、冯联军的刘茂恩率部阵前投蒋,并以开会为名诱捕万选才于宁陵,致使阎、冯联军在陇海路马牧集地段的防线,如堤坝崩溃,导致立足未稳的晋军仓促应战,死、伤、俘竟达3万余众,蒋军一举夺取归德!

首战告败,军之大忌。正日夜兼程在灵宝至许昌路上的阎、冯联军的西北军第六师师长张自忠,听到这一

消息，立即停师临汝镇，研究这一突现的军情。

张自忠，魁梧而英俊，威严又和蔼。天庭宽阔饱满，剑眉大眼炯炯有神。虽已步入不惑之年，却仍像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他，好学上进，勇于任事，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爱读书，爱写字，爱思考研究。为帮助他思考研究，他在他的师部成立了一个军事研究室，研究室内设内情参谋和外情参谋。

内情参谋，名叫吴天常，专门负责搜集国内军事情报。此人瘦高个，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派学究模样，故而得一雅号——吴学究。外情参谋，名叫马平涛，负责国际军事情报，尤以东瀛日本的军情，为其重中之重。此公性情开朗，头脑清晰，声音洪亮，五短身材，故而也有一浑名，叫马矮子。他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象虽然迥异，但都学富五车，能言善辩，所以一旦相遇，往往就针尖对麦芒地“战火”连天。

当师部一安顿就绪，一位小警卫员就在书桌上铺纸、磨墨，为将军写字做准备。张自忠进来一见，满意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道：“今日不写字，快把研究室的人请来。”

当吴天常和马平涛一跨进师部，张自忠即问：“本联军马牧集地段，一触即溃，其原因弄清楚了吗？”

吴学究用他细长的食指，将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

推，一面将凳子移过来坐下，一面细声慢气地说：“原因很简单，我方败，败在一人；蒋方胜，亦胜在一人。”

“呵！请细细讲来。”

“先说蒋方。蒋介石胜，胜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说他小，是因为他无一兵一卒。这人师长知道，就是在我方当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钫。张钫，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反清斗士，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策动陕西新军起义。护法运动时，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兵败后弃武从政。因他有些资历，为人清高，自命不凡，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意见不遵从，哪怕是先生（冯玉祥总司令）也是。”

“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分配地盘，编、遣军队，冯先生受到蒋、阎的倾轧——”

“先生受蒋、阎倾轧？现在阎不是与先生联合一致，正在打蒋吗？”

“现在联合成这样，是因为冯先生苦口婆心的劝导，和以后又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阎终于明白：蒋介石是注定要消灭异己的，日后也必然要轮到他。所以他才同意联合起来打蒋。但在当时会议上，阎锡山并没认识到这一点，跟着蒋介石倾轧冯先生。先生为了制定西北军日后的战略方针，即召谋士张钫前去相商。”

“旧历正月初一，张钫自开封到南京四根杆子巷内先生的官邸和先生见面，密谈半日后，张钫为先生设计了

一条韬晦之计：‘回西北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保持西北一片净土。经过三年休养生息后，再而出而问事。由于风声所树，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这条计出后，张钫三番五次催促先生履行，甚至赶到先生身边要先生照办。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先生放弃此计，准备讨蒋，张钫就耿耿于怀，对先生不满。

“大战前夕，先生放弃山东、河南，缩短战线，以备对蒋开战，张钫来电指摘先生云：‘不见敌人而放弃土地和人民，政略战略都是错误。退处西北，三年整军，不问国事，言犹在耳，时未三月，计划全盘改变，窃所不解’。”

“之后先生致电张钫，叫他去劝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参与倒蒋，张钫复电说：‘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旌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乱即至，人心如此，公意云何？公若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苟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云云。’他不仅拒绝执行命令，还如此傲慢地说三道四，先生很是不满。”

“当大军东调，大战在即时，张钫又发来‘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的问罪电报，先生甚为愤怒，当即将电报撕得粉碎。”

“后来孙良诚第二军东调，在澠池发生与难民争车事件，张钫又发来‘约束军队，以恤灾黎’的电报，口气之大，像皇帝老子下命令一般。”

“在此大战在即之际，先生和孙良诚岂容张钫为闹个人意气而败坏军誉、扰乱军心！为严肃战时纪律，即密令捕张。张因赴郑州接收朱庆澜运来的八列车赈济灾民的粮食而侥幸离开，但与张钫有同样行为的萧楚材却被捕获。先生迁怒于萧，将其活埋。张钫将八列车赈粮分拨完毕后到陇海花园前敌司令部访鹿钟麟司令。前敌司令部正下令捕张，张却到前敌司令部找鹿司令。司令部人一时不知为何，都以惊异之色相向，张因而生疑，急忙绕至别院出门，乘汽车返回开封，从旧部万选才口中，方知先生正下令逮捕他。于是慌忙将开封地区的赈粮草草分拨下发，然后如漏网之鱼一般逃离开封，到山东游历曲阜、泰山。蒋在鲁的军政人员，将张钫捕获送蒋，蒋与张钫见面时谦恭备至，并请教军事。张钫道出陇海线万选才、刘茂恩部防守地段，是阎冯联军的薄弱点，保证一攻即下。蒋介石即集大军向万选才、刘茂恩所部发动猛攻，所以蒋军一战即胜。”

张自忠立起，一面踱步，一面自语：“张钫，张钫，这个侏儒老朽！我们追捕他，老蒋却化腐朽为力量，乘机而利用他！”

“师长！若没有我方的原因。他蒋介石再会化腐朽为力量也无济于事。”

“为何？请讲。”

“万选才、刘茂恩都是刘镇华的部队。而且刘茂恩是刘镇华的弟弟。刘镇华离开部队后，把大部分部队交给他弟弟刘茂恩，少数部队交给了万选才。这部分部队之所以归了阎，是因为刘镇华与阎有旧。因为这层关系刘茂恩才带着万选才投靠了阎锡山。为了拉拢这部分部队，阎锡山将河北省主席之职许给了万选才。无论论关系，论个人能力，还是论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这个省主席都应给刘茂恩。可是阎锡山却要小聪明，给了万选才。阎锡山说：‘万选才是个老粗，实力又小，容易摆布；刘茂恩实力大，心眼多，如果再让他当上省主席，将来会弄成尾大不掉之局。’刘茂恩对此十分愤恨，因此，开战后就在阵前叛变投了蒋，造成了本联军首战的失败。所以说‘我方败，也败在一个人身上’。”

“阎老西，阎老西！我知道，他一直自命不凡，耍弄聪明！”

马平涛说：“师长！不要紧，这不过是皮毛之伤，我们西北军还未出马呢！”

“这我知道。命令部队出发！”

战中扬威

蒋介石因这一战役颇为得手，便亲自到归德督战，以期一鼓作气，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他以刘峙的第二

军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并派空军配合轰炸。由于晋军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把预备使用到津浦线上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兵力既有增加，兼之采取的是晋军所擅长的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蒋军的进攻碰得头破血流。蒋介石看到攻坚不利，乃向晋军的右翼扩张，以陈诚的十一师由陇海路南侧挺进，使晋军右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冯玉祥总司令看到情况紧急，乃不得不命令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提前投入战斗。

陈诚所部是蒋军精锐之师，为了给这支精锐之师以迎头痛击，狠狠揍一揍蒋军的嚣张气焰，冯玉祥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从杞县方面展开猛烈地攻击。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他们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生力军，一经接战，陈诚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孙、吉两部包围。只因陈部装备精良，机枪火力炽盛，才得以突围而出。孙、吉两部乘胜追击，大刀高举，寒光夺魄，陈部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其他各部在孙、吉两部的鼓舞下，亦发动猛攻。激战十余日，蒋军全线崩溃。直至6月上旬蒋军援军开到，蒋军才在定陶、曹县、民权、河阳一线收住阵脚。

这一战役，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因两翼之晋军前进迟缓，配合不力，致未能予蒋军以更大的打击。当孙、

吉两部攻击前进时，前敌总司令鹿钟麟曾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晋军方面的副总司令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还可以；但要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比了。”

中原大战，阎、冯一方一时又占了上风。

陇海、津浦方面的战斗已激烈进行多日，平汉线上的西北军，还有许多部队依靠双腿急急地奔跑在路途之中。张自忠身着灰色军装，足登草鞋，以步当车，挥汗如雨，带头奔走在队伍最前头。忽然吴学究纵马急驰而来，一跳下马就喊：“遗憾，遗憾！”

张自忠没有停步，一面走一面问道：“什么大事呀，这么遗憾？”

因为下马太急，眼镜滑到鼻梁尖上，吴学究一手扶眼镜，一手拉马，道：“师长！你说这多遗憾。当孙良诚、吉鸿昌正与蒋军激战的时候，也就是在6月1日这天，蒋介石正在归德的朱集车站列车上指挥作战。郑大章率骑兵于夜间急驰80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完成任务后又一阵旋风般地撤走。火车站离飞机场仅500来米，蒋介石在列车上被爆炸声惊醒，急令开车逃跑，但列车却无火车头。侍卫长王世和急火攻心般地急叫“火车头！火车头！”因为不预备开车，火车头早离开了列车，蹲到鸡窝里去了。列

车欲开不能，蒋介石欲逃不得，吓得在列车上团团转。当时在蒋介石身边就只二百来个警卫，要是郑大章知道蒋介石就在朱集车站，他蒋介石跑得脱吗？师长，你说遗憾不遗憾！”

“真有这么事？”

“一点不假。要是把蒋介石捉住了，你说这战争不就简单多了！”

“是呀，差之毫厘，错至千里！”

战局的发展，反复不定。

蒋介石为了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命令平汉线的何成浚第三军团向西北军发动进攻。

蒋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部，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在大战之初，他们与阎、冯还有信使往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意存观望，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现在由于何成浚的撺掇，才勉强听从蒋的军令。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最初为樊钟秀所统率的第八方面军。

5月16日，何成浚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颖，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浚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6月4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冯玉祥得报后立即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随即命令孙连仲率

部驰援许昌，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进攻周口。这时张自忠率第六师已到达许昌南，与高树勋、葛云龙部一同向漯河前进。南方的桂军已攻入湖南，6月5日占领长沙，8日进占岳阳。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10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向漯河以南溃退。当张自忠与孙连仲、葛云龙正率部乘胜追击时，接到冯玉祥“停止追击，速回许昌待命”的命令。

当第六师向回转时，旅长们不约而同地问张自忠为什么不趁热打铁，继续追击？他们一致认为继续追击，一可收各个击破之效，鼓舞我军士气，震慑敌胆；二可阻碍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运兵力；三可以对平汉线的“杂牌军”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追击，太可惜！

张自忠说：“你们说的很对，我也有同感。但是先生的决定，必定有先生的考虑，我们就愉快地服从好了！”

将 计 就 计

蒋军在陇海、平汉两线受挫后，蒋介石害怕了，便向阎、冯摇起了橄榄枝，要求和平，要求停战。阎、冯正干的得手，哪会理他这一招！

特别使蒋忧虑的是，由于西北军的战力坚强，他的将

士对西北军的大刀产生了恐惧心理，都像乌龟缩在壳内一般躲在工事里不敢出战。蒋介石曾为此悲兮兮地写信给顾祝同、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之如此耶！”

他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杞县、太康之间楔入，企图经通许、陈留袭击开封。

冯玉祥侦知这一情况，便将计就计地部署了一个“口袋战”：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杞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蒋军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西北军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去了，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面大力挺进。待蒋军前进到预定地段，即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回转从正面堵击；令孙连仲、张自忠部从南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其北面则依靠陇海正面的晋军的防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

适这时在北伐时由蒋派来的在冯部任无线电管理处监督的郑方珩，将冯玉祥调孙连仲、张自忠部参加合围的密电报告了蒋。蒋得密电，临时变更部署，急调上官云